

垂钓

蒲小军

我从小就喜欢垂钓。兴许是出生之地沟洼水塘较多,也或许是自身性情相对孤僻,喜欢独处,从记事起,我就时常做些钓鱼、摸虾之类的事儿为乐。

我十岁的那年夏天,门前的水渠突然灌满了河水,日夜奔流。问了家里人才知道,这是生产队出钱买的水,用来浇地的。我在渠边玩耍,看河水清澈透亮,随波逐流的鱼儿甚多,又发现有两处水流减缓处,很多小鱼集聚在一起玩耍,不再顺水流浪。我便回家找了妈妈缝衣用的棉线,拴在一根树枝上,然后到自家菜园里刨土,捉来几只蚯蚓,拴在线头上,扔到鱼儿密集之处。然后我便坐在水渠边,开始了平生第一次垂钓。村里的几个小伙伴围在我身边,“没鱼钩啊,鱼儿能钓上来吗?”“除非这些鱼儿愚蠢到极点了,不然,哪能钓上来鱼?”谁知,就在大家讨论之际,我清楚看见鱼儿咬上了我的蚯蚓,用力一提,一条无名指那么大的鱼儿便被我提上了岸,大家大笑起来。

于是乎,一条接一条地如法炮制,从上午一直钓到日落时分,我一共钓了20多条小鱼。这时,爸爸妈妈也从地里劳动回来了,我兴奋地向他们炫耀成果,受到一致好评。晚上,妈妈教我用小剪刀把鱼儿的肚子剪开,去除内脏,随后,妈妈将小鱼剁碎,给我做了一大碗让我记了40年的鱼丸。这是我第一次的垂钓经历。此后,上学、从军……光阴奔逝如流水。但是只要一有空闲,我钓鱼的兴趣便

随之而起。

记得我当兵满三年,回家探望父母。回到小山村的第二天,一大早,我便找出以前珍藏的钓鱼竿,下到山脚下的池塘去钓鱼。从早上钓到中午,饥肠辘辘,汗流浹背,妈妈叫我回家吃饭,叫了无数遍,我就是舍不得离开。到下午一共收获3条半斤大小的鲫鱼,心里高兴的不得了。此后只要回老家,我都要抽空找地方钓上几天鱼。

直到现在,我还常常梦见,在老家的小山村,我蹲在岸边钓鱼,鱼钩上,一只金色的鱼儿在夕阳下闪闪发光……

醉翁之意不在酒,在乎山水之间也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慢慢明白,垂钓之人最终目的不在鱼,在乎心情愉悦心灵自由。个中滋味,只有垂钓之人自己才能体会。曾在滨湖河边散步,偶遇一老者在柳树下垂钓,他告诉我,他喜好钓鱼,他的鱼钩都没有倒刺,对鱼儿的嘴不会造成伤害,他钓上来的鱼儿一般都是再放回水里。他告诉我,垂钓的最大妙处是既能锻炼身体,又能净化心灵,独处、静思,修身养性。

对老者的论调,我深以为然。但愿六十岁以后,我还能拥有少年时垂钓的天真烂漫,一根树枝,一条缝衣线,一只蚯蚓拴在线头,就这样在夕阳下垂钓。垂钓最终都将和鱼儿达成默契:你游你的自由自在,我钓我的人生境界!

十月意象

张德龙

十月,故乡的十月。

这里天空湛蓝、白云悠悠;这里群山如海、晚霞绚烂;这里青松苍翠、绿草如茵。极目远眺,天山蜿蜒,笼罩着一层薄纱,在云海里若隐若现,如几滴淡墨入水,点缀着苍茫的天际。

在这里,你可以歇马林间,感受远离喧嚣的宁静;在这里,你可以掬饮山泉,品味与世无争的淡泊;在这里,你可以采撷山果,咀嚼人生的千般滋味;在这里,你还可以去荒芜的商旅古道,寻觅沧

海桑田的意境……

临近黄昏,炊烟袅袅升起。田野里,农人嘴角扬起丰收的喜悦,与洁白的棉花共情;山谷里,隐约传来牧民的歌声,悠扬而空灵;城市里,中央公园的湖边,漫步的几对老人,留下了自己人生最美的剪影……

十月,故乡的十月。

在我一个游子的心中,故乡的十月属于那些善于发现美的眼睛,属于那些怀抱青春花束而追梦不止的人们。

卖房记

龚慧文

住了二十年的房子要卖了,真有点舍不得。房子最初是给父母买的,是创业不久的妹妹出的钱。那时,父母生活在农村,我们的工资很低,在城里给他们买楼房只是一种梦想,如果没有妹妹的资助,无论如何也是实现不了的。

父母搬到城里后,我们的幸福生活就开始了。最高兴的是去父母家变得容易,骑自行车10分钟就到了。不像以前先挤班车,两小时后下车,然后再步行半小时才能到家。父母住进新房,儿子刚好上一年级,老妈身体好,又有文化,接送儿子上学、辅导作业,根本不用我们操心。我和爱人每天中午下班后,进门就吃饭,吃完饭,老妈就催着让午休,锅碗都不让洗,日子过得滋润舒心。过了一年,外甥女也来到县城上小学,姐弟俩都享受着姥姥、姥爷的疼爱。

后来,父母搬去昌吉,给妹妹帮忙看店。我们也卖了自己的房子,搬到父母房子住下来。春去秋来,儿子考入大学,在外省工作。卖房子,为儿子买房筹集首付款,成为我们今年的头等大事。

春节后,老公每天下班都在收拾整理物品。日积月累,那么多东西,一件件从他手下抚过,他感慨说是在整理岁月。三代人二十年的生活痕迹,父母未带走的旧衣物,儿子小时候的玩具,小学到高中的奖状,外甥女的琴谱,还有我十几本日记,尤其触动心弦,轻叹时光如烟,昨日不再。

这个三室两厅的屋子,有过太多美好回忆。那时上小学的甥甥每次来姥姥家,都上蹿下跳,扰的邻居找上门来,邻居直到现在还记忆深刻,问当年那个调皮蛋现在在哪里?

每年春节,老公都要邀请兄弟姐妹来家里做客。搬家前,老公又一次邀请家人来坐坐,家常小菜几碟,小酌烧酒几杯,看着兄弟姐妹两鬓斑白,皱纹布满眼角,算一算年龄都已经年过半百,还有什么值得耿耿于怀的呢。20年了,要和老房子说再见了。

是该到了放手的时候,没有什么是永远的。一边装修新房子,一边卖老房子,老公负责装修,我则到处联系发广告卖旧房子。尽管位置不错,可房子实在是太陈旧,还是二十年前,父母入住前简单装修的。老公说虽是陋室,但四季阳光明媚,温暖如春,住在这里的三代人,父母康健,夫妻恩爱,孩子们个个成才。我们俩互相安慰打气,盼望着那个慧眼识房的人早点出现。终于,买房子的年轻夫妻打电话来,说他们已经筹集全款买房,一次性付清,问啥时候办理过户手续,越快越好。

过户手续很快就办理完,接下来就是搬家。买房人希望我们尽快搬家,他要赶在春种前装修,不能影响到种地。我和老公马不停蹄,不敢耽搁,原来满满当当的屋子,被我们俩搬空了,舍不得丢下一点点东西。交钥匙的时间终于到了,环顾这收藏了我们20年生活的屋子,眼眶发潮,别了,我的老屋!



天山云影

刚立强 摄